

氣候 少年

Climate Generation

第 46 期

2025 年 4 月



愛的萬物論

解決氣候變遷的一個另案

跟環境一樣重要的事
民主大哉問

一支筆為環境

大笑之人，激發人心

氣候急刻

最諷刺的氣候大道

主編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氣候少年很重要

「大關稅時代」起於美國總統川普一人之手，一念之間。透過他所創立的社群媒體「真實社群」(Truth Social) 翻轉、反覆，改寫了世人對於全球化、多邊主義治理架構、大國與小國形式平等，甚至聯合國立足理念的追求，也把世界貿易組織 (WTO)，自1995年成立以來，30年所建立之威信消滅殆盡。

「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的口號，成為「極限施壓」，推動經濟民族主義的支撐。這是不是新型態的種族主義，奉「美國族」為優先的單邊政策？

在川普接連下重手，驅逐非法移民，廢除「臨時保護身分」制度 (TPS)，甚至針對參與校園抗議的外國大學生展開驅逐行動，無預警終止留學簽證。不支持川普政策的團體、民眾都是敵人。

4月中哈佛大學一封訴求「哈佛或任何其他私立大學，都不能允許自己被聯邦政府接管」的聲明信，立刻招來凍結22億美金補助的報復。哈佛擁有530億美金的校務基金，是全球最富有的私校，堪能挺著腰骨說話，維繫學術自由，但更多捉襟見肘，財務狀況不佳的學校，如何抵擋川普的「詔令」？

這是美國式的民主嗎？民主到底是什麼？恐怕已經沒有一致見解。當前國際政治混亂，傳統秩序面臨破壞、瓦解，氣候變遷的努力要如何維繫？國際氣候政治之外，解決氣候變遷的另案又會是什麼？

一枝筆為環境，為自然書寫，或許是尋找答案的方式。就像熱愛自然、原住民文化的加拿大艾蜜莉卡 (Emily Carr) 一般，迄今加拿大還有以她為名的學府，聲譽卓著。

歷史會為功過得失記上數筆。就像以氣候為名，破壞雨林生態大興土木、道路，今年 (2025) 舉辦氣候大會COP30的巴西貝倫市，在漫長的氣候大會史中，已先留下汙點。能否洗白？端看是否促成有意義的大會決議。

在劇烈動盪的時代下，氣候少年很重要。過去三十年所建立的國際氣候談判張力，正在瓦解。新的氣候政治如何形成？氣候少年以為呢？

發行人：臺灣朱雀

主編：翼莖水芹菜

作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解決氣候變遷的一個另案

當前國際政治混亂，傳統秩序面臨破壞、瓦解，氣候變遷的努力會不會煙消雲散？有氣無力？

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不是只有國際氣候政治，還有很多其他。有人提出去城市化？有人提出徹底的城市化？

現實的情況是：人類已經進入生態超調的階段，這也是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名詞出現的主要原因。

人類消費和廢棄物之產生超過支持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城市化代表超額消費？那物流、快遞、無人機、基礎設施會扮演何種角色？

去城市化如果意味減低消費，甚至不消費，是不是「就」可以抵制（抗）城市必然的便利消費、超額消費、競爭消費？

城市是競爭的象徵，去城市化代表簡約，這套程式可以劃上等號嗎？人類歷史至少超過三十萬年，但是，現代人類的人口膨脹即將超過八十億，而這竟是在短短兩百年之間發生的。

人類的經濟癮久久無法消退，現在又有科技控，一味城市化不只是加深經濟的依賴，恐怕還會帶來毀滅。看看世界各地的房價高漲就會知道。

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經濟成長，跟人口的爆炸性成長息息相關。



低廉的能源價格，不斷捲土重來的所有基礎設施、消費品、原物料，都在這樣的多重宇宙下運行。

人類所需的營養與熱量，也受益於殺蟲劑、化肥等注入的能量，遠超乎光合作用的速率。許多跟環境與健康有關的標準，也都跟化石燃料產物有關。

有些國家再生能源進展迅速，但是，更多國家化石燃料的產能與需求不減反增。

從2024年看世紀末增溫早已超過1.5攝氏度。風電的巨量增長對於全球的能源消耗貢獻不及2.7%。

更可怕的是：生態超調會帶來共伴效應，除了極端氣候增多外，生物多樣性銳減、海洋酸化、熱帶雨林消退、土壤退化、空汙、水汙、食汙，所有的環境問題爆炸性突顯。

人類的物質赤字超過財政赤字，多數人隱約感覺得到，但卻盲無所從。認知障礙讓人陷入更深層的焦慮。這些系統性的失靈不是一個人的武林可以解決的。大城市還沒有變得更大之前，可能已經自我毀滅。

綠色轉型已經幾近神話，所有政治的騙術或變術，都是聚焦在更新、更好的科技之上。或者，這就是經過演化修飾的資本主義。

風險出英雄，政治人物或許是更歡迎不確定未來的機會。不會讓這樣的人（在風險中冒出頭的英雄）得逞。

那些試圖阻止氣候英雄的人，是未來世代必須改革的對象。否則氣候政治無法得出好的另案。



民主大哉問

以時間的尺度來看，台灣民主的歷史實在很短，也很淺。

殖民時期沒有民主，前殖民時期更談不上民主。戒嚴時期，民主必須退位。解嚴之後，民主初萌，又遇上地緣政治大變局，中國崛起，民主能否賡續，不僅令人懷疑，前景也堪慮。

民主是諸多價值形塑的場域，因其以民為主的特徵，而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甚至正義性。

讓人好奇的是：民主化後的台灣，即使經過轉型之努力，何以仍難消弭不同階級、性別、族群等歧見，尤其是在政治領域。集體自由更不可得的情況下，個體自由也朝不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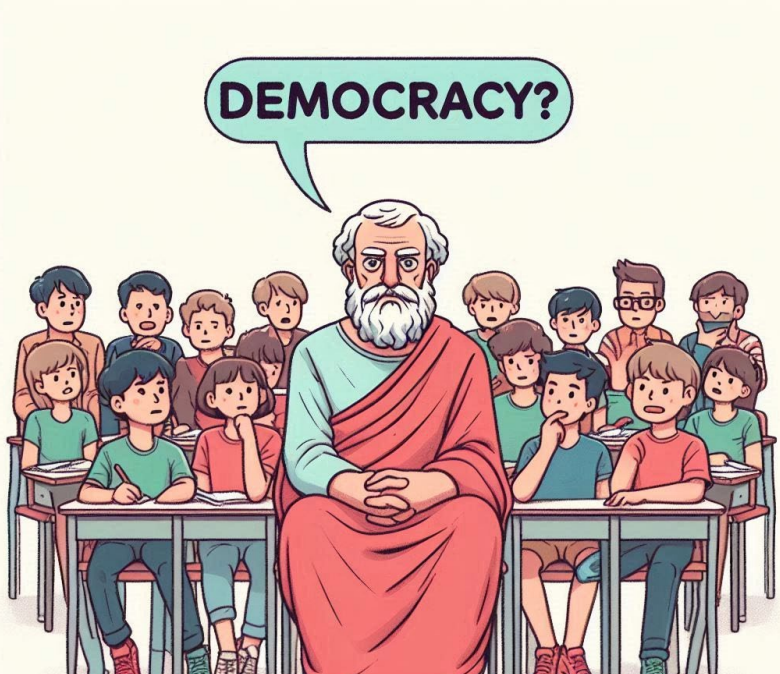
當政治領域瀰漫民主懷疑主義與氛圍，經濟、文化、社會、司法領域也開始噪動不安。

民主 民主至少應有理性，願意嚴格演繹推理，保留差異，仍能形成共識；民主也應該有其形而上的基礎，在精神與物質上，得以合一，重視自然資源與人類福祉才是主權的合法性內涵；民主的思想，應該是擁護共和，而非威權；

單一性與民主多元共融共存的底蘊是牴觸的；如果民主反而更拒斥理性，陷入無窮盡的道德淪落；如果民主只問物質，不問精神；如果民主反而擁抱威權，漠視正義的呼聲；這三個如果一旦成真，民主又有何意義與價值？

民主如果只剩「選舉」這個內核，而選舉又不公不義，民代自肥，政黨自利，選舉的遊戲規則嚴重失衡，漏洞百出，這樣的民主怎麼會吸引人？又怎麼可能讓人感到自豪？

也許民主的台灣還是體質敏感的出生嬰兒，需要再三呵護，漸進完善環境，愛護家園從生活做起，回歸一種質樸的本性，才能茁壯有成。萬一民主夭折了，自然環境可能也不保了，其他還能獨存？



DEMOCRACY?

Emily Carr：大笑之人，激發人心



愛莉蜜卡 (Emily Carr) 於 1871 年出生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是一個愛自然的人，也是一個因為原住民而創作的女人。

這位獨特的女性，儘管家境並不優渥，但憑著堅毅的個性，遊歷過美國、英國、法國。克服家庭、社會、藝術圈對女性的漠視，以對原住民特殊的關懷與視野，作為她的創作源泉。

有人說，她的創作與靈感是非傳統的，這體現在她對歐洲現代主義的擁護和對原住民文化的迷戀，以及她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南部內陸和沿海地區原住民村莊的廣泛旅行中。

從1920 年代末開始，她也從原住民文化、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南部內陸和沿海地區的原住民村莊、印度教牧師、移居海外的中國藝術家以及人文主義哲學家和作家中尋求啟蒙。

他們的神秘主義幫助她引導自己的反應自然——尤其是華特·惠特曼、亨利·大衛·梭羅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但從 1913 年到 1924 年，當她與其他藝術家交流之後，她感到自己的藝術生涯是失敗的，也許這樣的失落感，也孕育養成她的視野，這是創作者重要的支撐，也在她的身上得到實踐。

「只要我能負擔得起，我就會去北方，在印第安人和樹林裡，在那些孤獨而美妙的地方的快樂中忘記一切。」

「出於對人民的熱愛、對地方的熱愛和對藝術的熱愛，我決定盡我所能，盡力收集那些古老的村莊和美妙的圖騰柱。不管有人喜歡與否...我畫它們是為了以自己的方式取悅自己，但我也嚴格遵守事實，因為我知道我在畫歷史。」

也許有人會從文化挪用的角度批評以原住民為創作泉源的藝術工作者，但「她並沒有讓我們的作品變得更出名或更容易產生共鳴，她是一位畫家，而不是人類學家，當她為我們畫畫時，她就生活在我們中間」。

「我真正欣賞她的村莊和圖騰作品的一件事是它們所傳達的活力和活力。不是對滅絕的敘述，不是保存的記錄，而是她所見所感的反映，考慮到當時的文化優越性，這本身就是非凡的，並訴說著她的獨立思想。我想我是說我不認為工作有害，也不認為工作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有害」。著名的女性作家 Frances Hickmott 如此評論。

1937年，愛莉蜜卡心臟病發作。此後，她放棄了繪畫，開始了多產的回憶錄寫作時期。《Klee Wyck》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她臥床復健期間創作的。

原本未出版的書名是《雪松裡的故事》。她選擇了克萊威克 (Klee Wyck)，這是尤克盧利特 (Ucluelet) 原住民給她的暱稱。意思是「大笑的人」。

她死於1945年。加拿大溫哥華有一所以她名字命名的藝術大學。她在1945年以這本著作得到總督非文學類獎。



加拿大以愛莉蜜卡作品製作的郵票；愛莉蜜卡Above the Gravel Pit 畫作

最諷刺的氣候大道

為了建造氣候變遷高峰會的道路，大片亞馬遜雨林遭到破壞。

為了給即將在巴西貝倫舉行的 COP30 氣候變遷高峰會建造一條四車道高速公路，數千棵樹被砍伐。

如果氣候崇拜者真的相信全球暖化，那麼氣候變遷高峰會就會透過 Zoom 等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

這條四線道被取名為 Avenida Liberdade——自由大道。

極具諷刺的一條高速公路。自由？誰的自由？原住民、野生動物、溼地？再多的太陽能照明、自行車道、野生動物通道就是未來？

原來的居住者、動物、森林...都不會感受到好處，除了主辦方自以為的盛典光環——如果有的話。

這條高速公路只是此次COP30氣候大會主辦城市--貝倫市大規模整建的一部分。耗資 8,100 萬美元的工程，還將擴建機場，讓運量翻一倍，容納「700 萬至 1400 萬人次」。

此外，還要重建港口以接待遊輪，並修建新酒店，為 COP30 的各路精英提供住宿。甚至還有一個佔地近50甲的新公園正在籌建中。

© REUTERS/Adriano Machado/File photo



怎麼想，以砍伐亞馬遜雨林體現氣候意識，實在完全沒有說服力，還會讓人倒盡胃口。

地球之肺現在又被劃上一道現代人的虛偽刻痕，所有參加的人真的不會感到不安嗎？這種氣候外交的代價是不是會讓氣候議題本身瀕臨毀滅？

川普讓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結果巴西讓巴黎協定通過後十年的此次會議，蒙上更不名譽的陰影。

真的沒有更好的方法嗎？有徵求擬與會者的意見嗎？在民主國家的氣候大會，跟在威權國家舉辦的大會，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傷害有差別嗎？

出賣氣候利益、破壞雨林、勾結所有否定氣候變遷者...，氣候大會還能指望任何實質進展嗎？

或許氣候大會本身也需要SOS了！



© Pedro Guerreiro / Ag. Pará

